2019 涉国保单位安全案件事故下降
法人违法成文物安全首要风险

中国文物安全“晒”出年度成绩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国家文物局近日通报的2019年度全国文物行政执法和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指出，2019年，中国文物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案件事故呈下降趋势。但文物安全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物火灾形势依然严峻，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任务依然艰巨，法人违法问题依然突出。一些地方文物行政执法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

文物执法巡查超27万次

通报显示，2019年，全国各地开展文物执法巡查超27万次，发现各类违法行为819起。国家文物局直接督办文物违法案件132起，督促地方拆除违法建设77处，行政追责94人，刑事追责17人。

在通报中，有一组关于督察督办文物安全案件事故的数据：2019年，共督察督办文物安全案件事故296起，其中盗掘案件208起、火灾事故21起、其他67起。其中，对河北献县汉墓群遭盗掘案等16起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大文物犯罪案件进行重点督办，对四川绵阳市云岩寺、贵州铜仁市东山古建筑群、安徽宣城市黄田村古建筑群、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隆务寺、山西晋中市平遥古城武庙等5起重大文物火灾事故进行重点督察。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临淄墓群违法建设问题、江苏丹阳南朝陵墓石刻遭破坏案等一批群众举报的文物违法案件得到依法查处。

文物火灾事故依然多发

文物火灾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法国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皇家马厩与马术学院、日本首里城等世界文化遗产相继发生重大火灾，一次次敲响了文物安全警钟。

2019年，我国虽未发生重大灾难性文物火灾事故，但文物火灾事故依然多发。数据显示，国家文物局接报文物火灾事故21起，其中涉及世界文化遗产1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起、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起、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2起。

通报指出，从火灾起因看，电气故障引发的火灾有8起，占比达38.1%。四川云岩寺东岳殿、安徽黄田村古建筑群洋船屋、青海隆务寺僧舍等3起火灾事故，均为电气故障引发。另外，违规用火用电、燃香烧纸、吸烟也是文物火灾事故的重要诱因。山西平遥古城武庙火灾事故，是武庙文物维修工程施工人员违规使用明火引发；贵州东山古建筑群陈公馆火灾事故，是流浪人员擅自进入陈公馆用火取暖引发。

通报同时提到，2019年国家和省级财政投入14.5亿元，安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防和防雷等安全防护工程469项，文物安防和火灾防控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无人机、机器人等先进技术装备在文物安全巡查领域加大适用。

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任务艰巨

数据显示，2019年，国家文物局共接报文物盗窃、盗抢案件21起，其中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起；发生盗掘古遗址、古墓葬案件208起，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起。浙江大窑龙泉窑遗址之上垟窑址周边10处盗洞、西藏皮央和东嘎遗址7座佛塔被盗，暴露出一些管理使用单位安全责任和措施不落实、防护设施不健全等问题。

为了打击文物犯罪，2019年，国家文物局会同公安部部署开展年度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542起，打掉犯罪团伙1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38名，追缴涉案文物11164件。

各地打击文物犯罪取得的成效也体现在一系列数据中：陕西省连续8年开展“鹰”系列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累计破案2744起，追缴文物15566件。山西省连续3年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公安机关向文物部门移交追缴文物25413 件。内蒙古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人员巡查发现不法分子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延遗址，利用无人机追拍车牌号等信息，积极协助了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追缴涉案文物90余件。

法人违法仍是文物执法重点

值得关注的是，法人违法仍是文物执法的重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法人违法是当前文物安全管理面临的首要风险，违法主体多为有关企事业单位法人甚至地方政府，对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破坏性强、危害性大。

数据显示，2019年，国家文物局督办的重大违法案件中，法人违法案件占比约77%。河南殷墟、天津大运河、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等重大文物法人违法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根据在国家文物局官网上发布的201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政违法案件统计表，河南安阳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周边违法建设问题突出，包括安阳市四盘磨村村民擅自在安阳市殷墟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当地群众擅自在安阳市殷墟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安阳市铁西路小学擅自在安阳市殷墟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安阳市世纪庄园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擅自在安阳市殷墟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施工。

其实，2019年国家文物局通报的“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整治行动（2016-2018年）”情况，其中被通报的就包括殷墟保护范围内建古玩市场等文物法人违法案件。在该专项行动中，殷墟保护范围内的殷商文化城、月亮湾别墅、古玩市场等26处违法建筑物以及12处农业产业园、采摘园的实体围挡全部被拆除。

宋新潮表示，对法人违法，要达到“查处一起、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目的，必须多措并举，加大惩罚力度。

（本文配图由国家文物局督察司提供）

殷墟保护范围内的殷商文化城、古玩市场等违建拆除前（▲）后（▼）景观。

新闻链接：

2019年，全国各地开展文物安全检查420264次，检查文物和博物馆单位546329处，发现安全隐患70658项，已完成整改56379项，整改率79.79%。国家文物局“12359”文物违法举报平台接收文物违法举报信息2318条，受理文物违法举报问题线索324件。

在文物督查中，积极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推动形成“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的文物督察新模式，主动督察能力显著提升。上海将卫星遥感执法监测纳入市文物局经常性业务工作任务。江苏应用省级文物行政执法监控平台，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实时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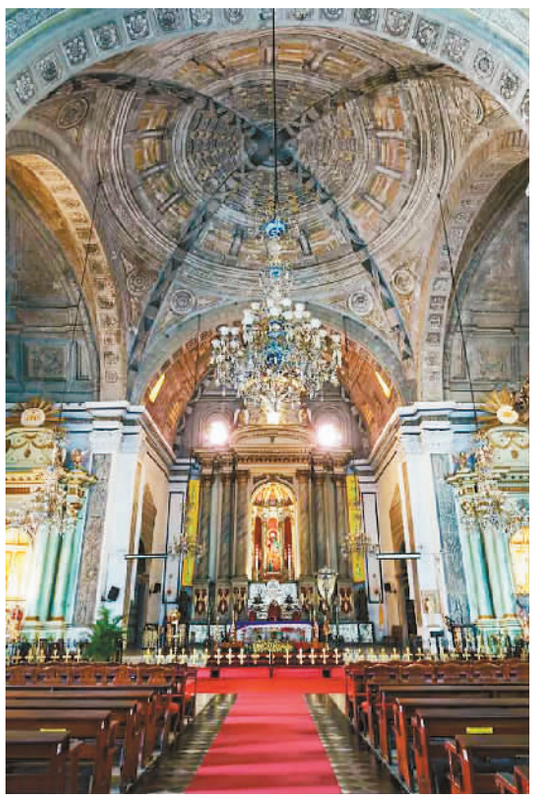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

东盟建首个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

逐步汇集整理文化遗产核心数据

郎玉茁

近日，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正式开放。人们不仅可在网上研习、了解东盟各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更期望通过这个平台，可将东南亚和亚洲文明的宝贵财富完整而永久地“刻录”下来。



菲律宾的巴洛克教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库存编号为E26的皇冠。
东盟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网站供图

东盟文化遗产：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

东盟有10个成员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民族、宗教文化类型丰富。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仅以文化遗产为例，东盟成员国共拥有27处世界文化遗产和1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其中，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境内均有5处世界文化遗产，在东盟成员国中并列首位。值得一提的是，唯一一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也在越南境内。此外，泰国、柬埔寨、菲律宾以及老挝也各有3处，马来西亚和缅甸各拥有2处。新加坡有1处世界遗产“新加坡植物园”。

东盟地区文化遗产内容多样。公元10世纪建立的普兰巴南寺庙群，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湿婆神建筑群。为世人熟悉的重要考古学遗址吴哥窟，见证了9至15世纪高棉王国的辉煌。此外还有素可泰历史城镇及临近的相关历史文化城镇遗址。作为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国都，这里建造有许多具有泰国艺术风格的宫殿和建筑，有逾百座佛寺佛塔及逾千尊佛像。但是，许多宫殿和庙宇在大城王朝战役时已被毁，加上日久失修，几成残墟。1978年，泰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合作，加速进行修复工作，使历史遗迹得以保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东盟地区还拥有13项自然遗产。

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记忆，直观地反映了东南亚各国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过程。

数字档案馆：既是展示，更为记录

这座数字档案馆，也是东盟首个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数字档案馆。

目前，数字档案馆能够看到的内容还算不上丰富和全面。但这个平台用“数字”记录文物的真实信息，也为东盟成员国的文化遗产提供一处“展厅”。进入到档案馆的网上页面，人们可以选用不同语言来了解文物内容。每件文物介绍，都同时使用英语与文物所在国的语言。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提供的17件线上展品中，有8件为碑文展品。碑文上的文字为帕拉瓦文字和梵语，内容多是记载古代国王事迹、宗教供奉等。其中，博物馆中的一碑文上面字迹，可表明当时贵族贺礼中就有奶酪、芝麻油等物品，为研究印度尼西亚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巨大文化变迁提供了初步证据。

马来西亚博物馆部为数字档案馆提供了33件文物资料。其中有在1936年发现的青铜制成的观音像，它在2009年被公布为国家有形遗产；也有体现19世纪马来西亚人民智慧的鹌鹑诱捕器，这个诱捕器由木头制成，通常放在稻田附近的灌木丛中，形似半圆形的鸟笼，上面有花卉图案且使用了浮雕技术。展品中还有16世纪的金币，正反面均有刻录内容。还有一些头饰、雕塑和饰品，则展示了当时马来西亚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

数字档案馆的功能，在展示之外，更应侧重于信息记录。2019年4月，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同年10月，日本冲绳县那霸市首里城也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10余个小时。接连发生的火情和各种灭顶之灾，给当地珍贵的文化遗产带来巨大损失。目前，印度尼西亚的世界自然遗产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也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保存文化遗产信息成为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共同工作。数字档案馆也就因此出现。这对东盟各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文化遗产数据：未来可汇集的信息量巨大

截至目前，这座数字档案馆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收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3个国家的161件文物。这些文物分别保存在马来西亚博物馆部、马来西亚国家美术馆、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文艺部、泰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

东盟还有更多珍贵的大型世界文化遗产，亟待被数字技术进行记录、传承、展示。

印度尼西亚桑义兰早期人类遗址是理解和研究人类进化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该遗址在1936年至1941年期间，先后出土远古巨人、猿人直立人等50种化石，数量占世界已知原始人类化石的一半。

东南亚各地还有展现不同时代特色的建筑和古城址。老挝境内琅勃拉邦的古城早在1995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城区保存完好，特点鲜明，充分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菲律宾的巴洛克式教堂群分别坐落在马尼拉、圣玛丽亚、帕瓦伊和米亚高。教堂结构独特，欧洲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在中国和菲律宾工匠的手中得以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各国也汇聚了众多体现本地宗教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越南圣子修道院展示了公元4世纪到13世纪当地的宗教文化，保存了众多展现宗教风格的庙宇和殿堂。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寺庙群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建成。整个建筑分为3层，基座是同心方台，中间是环形平台，顶端是佛塔，四周是围墙和栏杆饰。寺庙内供奉着多座佛像。

2019年申遗成功的缅甸历史古城蒲甘曾是世界最大佛教帝国的中心。古城内的佛塔、寺庙和其他用于佛教精神实践的建筑，令人叹为观止。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座数字档案馆的内容更充实、更丰富多彩。

柬埔寨吴哥窟。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公众号供图